

衛靈公

論語徵集覽

十五

91
15



門 仁 12
號 91
卷 15

論語徵集覽卷之十五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 輯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古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安國曰俎豆禮器鄭玄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未

見壽明

集覽卷之十五



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

新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

古義陳謂軍師行列之法俎豆禮器軍旅之事夫子非不知也特非所以為訓故曰未之學也

徵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管

仲九合前篇

仲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深與之其志可見耳

晏子折衝於樽俎見內篇

俎豆猶樽俎謂衣冠之會如晏子折衝於樽俎曾

曾子所謂秦伯篇

子所謂籩豆之事亦以朝聘會同言之蓋以兵威服鄰國不如以禮率之方是時文武之道未墜地

子貢云爾子張篇

而在人子貢云爾是豈後世儒者所謂道乎亦言

十公亦及焉

禮耳以禮率之諸侯欲不從之豈可得乎仁齋先

生引以禮讓為國是其意謂孔子答靈公猶孟子

說齊梁君耳殊不知明日遂行方是時必有事矣

不爾一言不合孔子豈遽去哉况俎豆之為朝聘

會同者彰彰乎且使孔子見用於當時則必有事

事焉不然而曰吾修吾德天下必率服則宋襄徐

偃之類耳可謂不知時務已孔子而豈如是其拙

哉或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果不知歟將知

之為不知歟曰孔子何不知也何則孔子見用必

為卿矣三卿出則將三軍焉是軍旅之事君子所

當學也。而孔子所以云爾者，恭也。對君之詞也。小戴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大戴記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知而曰不知，能而曰不能，皆禮也。何則？曰：知曰能，未嘗有所窮極者也。凡論孔子之事者，不求諸禮，皆失之矣。且先王之道在人，雖孔子豈徧得天下之人而悉學之乎？故君子知之而曰不知，是其所矣。顏子告一而知十，孔子之知之，亦猶如是夫。故其於文武之道，非學而盡之者，亦審矣。故

顏子告一而知十公冶長篇

孔子曰：未之學也。而謂孔子無所不知者，它人之

言耳。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

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固孔安國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

故之食濫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濫為非

新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

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放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

古義孔子去衛適陳，糧絕從者困病，莫能興。濫，溢也。言富貴在天，故君子固有時而窮，然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為非也。或曰：在春秋戰國之時，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殊不知國

新義

以孔子為迂子路篇

之所以為國者以有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苟以禮讓為國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君民上下之情親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九法斁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故曰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言王道易易也靈公得夫子之大聖而失其所問惜哉

徵君子固窮古註君子固亦有窮時得之程子為固守其窮失乎辭矣且謂貧賤為窮後世之言也乃道窮之謂已不爾子路何曰君子亦有窮乎蓋謂君子當知時務豈有狼狽之時乎慍非怒孔子矣怫鬱之至發此言故曰慍見亦以孔子為迂也遭難而怫鬱方寸將亂故告以小人窮斯濫矣何則以孔子為迂其究必至濫也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古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孔安國曰謂今不然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不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

新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輪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

矣

古義 子貢嘗務多識而未知其要故夫子問以發之。子貢因夫子之言而略悟其非也。說見第四篇。夫子之學極其廣大猶天地之包含萬物而無所不在也。豈多學而識之者乎哉。蓋一與多學正相反。一則得二三則失一則成二三則敗。故為學者不馳旁蹊不求多岐。一而又一至於至一之地焉。則五常百行禮樂文章合湊會歸不須外求斯之謂一以貫之與夫多學而識之者不啻霄壤矣。

徵 宋儒謂孔子告一貫曾子以行子貢以知非也。古之學皆教之以事而不言其理。欲學者之自得之也。習於事而自知之。曾子子貢一也。分知行者。宋儒家學耳。又以一貫為孔門傳授心法者。倣龔浮屠拈華微笑者已。又謂唯二子得聞而它人不

吾無隱述而篇

升庵外集經說

大史公曰史記自序傳

與焉。豈其然。蓋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一為何矣。難以言明也。故非通六藝者則固不可與聞是言。然如吾無隱乎爾。亦此意也。豈如後世以為大小大事哉。又如以然非與為方信而忽疑亦謬矣。升庵曰。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大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亦可以證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古 王肅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者。

新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古義此亦夫子呼子路之名而言。知德之難，以歎學者之不能自勉也。夫子嘗歎好德不如好色，凡事知其為美，則必好之。人苟知德之為美，如口之於芻豢，則夫誰不好其不知好者，皆不知德故也。論曰：古人以德行為學問，外德而措之，無所謂學問者。故學問成，則德自立，身為德行，以學問為力。把捉亦無難焉。後世以德行自脩，而措之，無所謂學問。不知以德行為學問，故有志於脩身，則以力把捉，亦專務依倣假借，而不免於德愈荒也。

徵由知德者鮮矣。謂人多不知有德之人也。朱註：謂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可謂不知古言已夫。知人，帝所難。故曰鮮矣。南容引翬皋禹稷。

書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南容引前篇

孔子以尚德稱之。子路愠見之，不知德，可以見己。蓋有德之人，自天祐之，一時之見，豈足憂哉。所謂知德，豈翅知孔子為有德之人乎。亦知有德之人，天不棄之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已矣。

古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

新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古義無為而治者，言無所作為，而自致治平也。恭己，南面人君之象。此夫子贊舜之德，獨度越于群。

聖人也夫聖堯舜為盛若堯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固不待贊焉舜則納賓巡狩封山濬川亦多事矣然不見其有為之迹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所以獨稱舜為無為而治也

徵無為而治古來以得人言故舜特以此稱之如

文王以無憂稱中庸

文王獨以無憂稱己仁齋乃引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凡聖人皆爾豈特舜而已哉是其意謂得人而無為以此稱舜非其至焉

允恭克讓書堯典

者殊不知堯蕩蕩之大以允恭克讓而允恭克讓

皋陶之謨見上

所以得人也皋陶之謨安民知人盡萬古帝王之

虞廷賡歌書益稷篇

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得故虞廷賡歌專言任下

正牆面陽貨篇

意而虞書以此終焉故萬古治天下之道以此為至焉者而舜之為大聖豈出此外邪恭己正南面亦惟形容其無所為耳正南面者南面也如正牆面及司儀職不正其主面之正古言也猶謂正南正面牆不正面其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古鄭玄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包氏曰衡柅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衡柅孔安國曰紳大帶

新猶問達之意也。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豹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豹可行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古義：子張憂事多沮滯，不如己意，故問行篤厚也。蠻南蠻，豹北狄，無禮義之國。二千五百家為州。州里謂己之鄉里，此勉為忠信篤敬之無間斷也。朱氏曰：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行，也。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蠻豹可行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與熟不專，則無功不熟，則無驗。凡有志於道者，孰

不知忠信篤敬之為美，然未見其功驗。如此者，不專不熟，故也。其必用志之專，用力之熟，而後見其參于前，倚于衡，而其行沛然，孰能禦焉。子張問行，又猶問達之意，皆學問之難事。故夫子之所答，丁寧反復，不厭其言之繁。學者不可不熟察而深體焉。論曰：忠信學問之本，篤敬學問之地。始終全體盡之矣。後世儒者以爲忠信篤敬是日用常行之務，非窮遠極高之論，而別立一般宗旨，殊不知道者實理也。學者實務也。豈外忠信篤敬而別有所謂高遠者哉。故知道者其言近而實，故用之而愈不竭。不知道者其言遠而虛，故無益於日用。離忠信篤敬而言道者，非知道者也。但要忠信者必流於輕，輕務篤敬者必陷於把捉。此亦學者之所當慮也。

徵：篤與敬別，非篤其敬也。大氏丁寧懇到之意。接人爲忠，在己爲篤。仁齋先生以忠信篤敬爲學問之道。豈學問之道乎。君子之道所以行也。故子張

孔子所謂述而

問行而孔子告之以此後儒皆謂學作聖人是自孔子所不言故外孔子而別立宗旨耳孔子所謂學而不厭者謂誦習詩書禮樂以終其身也豈忠信篤敬之謂乎哉段使其人果能忠信篤敬不學先王之道亦鄉人耳仁齋之言亦宋儒鞭辟近裏著之遺耳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此二句古語也言不相離也參韓愈筆解古驂字得之前周禮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玄以轅前解之倚轡也詩衛風猗重較兮孔穎達以倚此重較之車解之非矣考工記輿人鄭註較兩轡

詩衛風淇奥篇

上出式者是轡兩邊植木較橫轡上轡兩而較一衛風猗即轡重平聲君子有金錫圭璧之美加之以寬綽如轡上加較故曰猗重較兮驂之於轅前轡之於衡皆不相離之喻也立與在輿互文耳蓋主安車言之故在輿言坐耳車中立則見驂與前之不相離也坐則見轡與衡之不相離也是兩見字無意但以不相離為義孔子引此以謂己與人不相離然後道行也而其所以不相離之道則忠信篤敬焉如輓軌之喻然此孔子之意也如朱子解一如禪子提撕話頭古豈有之哉可笑之甚

輓軌之喻為政篇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

古孔安國曰衛大夫史鱮孔安國曰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包氏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新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鱮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語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古義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鱮如矢言直也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此言二子皆衛賢臣而其行自不同也若子魚能伸而不能屈知正己而不知成物惟可謂之直伯玉因

時屈伸卷舒隨宜可以成己可以成物故謂之君子也

徵揚氏曰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是固爾然孔子所以稱伯玉云爾者謂其有道也卷其道而懷之也是正與用舍行藏同意古人以矢諭直故大司寇職曰以兩造禁民訟入東矢於朝然後聽之大東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噬嗑曰得金矢可以見已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古新無注

用舍行藏述而篇

大東詩小雅小旻之什

知者利仁里仁

古義 夫人則善不周矣失言則道必潰矣
徵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或曰不失人仁也不失言知也聖人言知必有仁在然不失人者知者之事也非仁也知者利仁豈全不相關乎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古 孔安國曰無求生而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新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損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去仁惡乎成名
里仁篇下孔子
嘗曰同

古義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求生謂求生路也志士其志有所不為仁人其德足以成物其德雖不同而其於仁也一也生乎以之君子違仁惡乎成名志士之所期仁人之所立大矣哉

徵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謂龍逢比干之徒也仁齋先生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謂善解已孔子嘗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至於此則死生必於是究言之也蓋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志士志於此焉仁人成德於此焉朱子曰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是其心學之

仁管仲前篇

天下無不是底
父母孟子離婁
篇瞽瞍底豫朱
註引羅仲素語

說吁亦小矣哉。豈得以為仁乎。程子曰。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是宋儒汨沒是非海裏也。成就一箇是。豈可以為仁哉。夫成就一箇是。以為仁。則召忽仁矣。而孔子不仁。召忽而仁。管仲其妄可知已。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宋儒以為至言。夫使舜以瞽瞍為是。豈足以為舜乎。孝子之心。是則是。不是則不是。未嘗以親之不是為是矣。雖以為不是。其無怨怒之心。是孝子也。宋儒汨沒是非海裏。故終不能離是非以言之。悲哉。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古孔安國曰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

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古義為猶助也猶為衛君之為大夫從政故以其才而言士未與政故以其德而言工不利其器則其事不善人無賢師友則其德不成薰陶漸磨之益可謂甚大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也

徵子貢問為仁為仁如克己復禮為仁謂行仁政也

程子曰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仁齋又因資字而訓為為助夫為衛君之為訓

子貢問為仁
克己復禮為仁
顏淵篇

子賤事見說苑

助者。明其為去聲也。豈異義乎。可謂倭人哉。蓋子貢多智。有自用之失。故告之欲行仁政。必須人才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據子貢之今日而言之耳。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豈不然乎。且先王安民之道。仁盡之矣。然有勇智忠和種種之德者。仁必待眾德而後成焉。故先王之道。仁盡之矣。而未嘗言仁盡之者。為是故。故王者之治天下。必須人才而後治。又按。孔子少許仁。則仁者宜若少。而此曰其士之仁者。是仁者亦易得也。蓋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亦古語。而孔子稱之耳。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古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馬融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包氏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孔安國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新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送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

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
 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
 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周
 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
 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
 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
 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取其盡善
 盡美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
 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
 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中也不能無弊
 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
 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
 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
 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飾意蓋
 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
 人不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
 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
 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古義為者創為之謂創造紀綱法度也周禮冢宰
 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是也與問治國自異也時

謂春夏秋冬周以斗柄初昏建子之月為歲首殷
 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然春
 者蠢蠢然物自發生故唯夏之正為得天時之正
 也殷輅木輅也儉素渾堅而等威易辨是以質為
 尚冕禮冠周冕華而有飾蓋其為物小而加於眾
 體之上故以文為尚韶舜之樂取其盡善盡美上
 文既損益三代之禮而論之故此特舉舜之樂而
 示之顏子王佐之材故以治天下之法告之也鄭
 聲鄭國之音佞人辨給之人淫聲能蕩人志佞人
 能危人國故放而遠之治天下以仁為本而夫子
 告顏子特以四代之禮樂者何哉蓋因其問為邦
 故折衷四代之制以示之此其所以異也夫法必
 有弊道則無弊先王之制雖因時勢順民心而立
 之然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夫子於是就四代之制
 各舉其一事以示其梗槩蓋行夏之時取其正也
 乘殷之輅貴其質也服周之冕從其文也樂則韶
 舞者尚美善之極也放鄭聲遠佞人者防害治之
 本也所謂萬世不易之常道兼文質存法戒治天
 下之道盡矣

子罕篇

用舍述而天縱
子罕語

徵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止問為邦。而孔顏之時。革命之秋也。且顏子用舍行藏。與孔子同。若天縱之。亦聖人矣。故孔子以制作禮樂告之。後儒必曰亞聖。亦浮屠補處菩薩之見耳。此章先儒以為萬代不易之制。豈知此正以孔顏之時言之耳。若果有所謂萬代不易之制者。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非聖人焉。且孔子所告。豈容行之於今世哉。豈在其為萬世不易之制哉。世儒之不知禮樂。一至於斯。極邪。夏時。殷輅。周冕。禮也。韶樂也。聖人之治天下。禮樂盡焉。鄭聲害乎樂。佞人

害乎禮。佞人有口才者。朱註卑諂辨給之人。謬矣。聖人之立禮也。使天下之人固守之。而變亂法制者。必口才之人也。故遠之後儒之不知先王禮樂之意者。皆以己之所見而變亂先王之教法。要之不免佞人之歸哉。吾所以不取孟子以下者。為是故。國風徒歌也。故存鄭衛。鄭聲者。被之於聲樂。故放之。世有鄭聲。則民不好樂。所以放也。升庵說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考工記曰。善坊者水淫。左傳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後世解鄭風皆為淫詩。謬矣。此說為是。大

升庵文集禮樂部

氏聲樂可娛之甚。謂之淫已。

子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

古王肅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新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下矣。

古義慮不及久遠之外則憂心起於至近之地。家

國天下莫不皆然。此言甚近。然從之則吉。違之必

凶。神明所不如。著蔡所不及。其可不謹。畏佩服也。

哉。○宋李文靖公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

盜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此亦可謂遠慮之一事矣。

徵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大矣哉。此言可以盡聖人

之道已。聖人智大思深。故其道深遠焉。當世之人。豈不尊孔子哉。其所以不能用孔子者。皆以為迂耳。後世諸儒。豈乏聰明哉。其所以不能知聖人之道者。皆為見近耳。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古無注。

新己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古義重出之義見前。

徵己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主人君言之。不爾。豈有己矣乎三字哉。是嘆世無用孔子者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古孔安國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為竊位

新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

古義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于朝薦賢舉能居位者之任也若不知其賢而不舉之則固不稱其職况知而不舉之則猶盜竊非其有者而陰自有之故曰竊位之甚言其罪之大也後之在位者宜監於此

孔叔文子可以為文前篇

樊遲問知顏淵

孟子曰離婁篇

徵孔子以臧文仲為竊位者其譏之者至矣是乃孔叔文子可以為文意臯陶之謨以安民知人盡乎萬古治天下之道而安民非知人則不可得矣樊遲問知孔子以知人答之唯知人可以盡知之道焉故蔽賢者聖人所惡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是亦孔門傳授之說可以見已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古孔安國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

新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古義自治厚而責人薄者仁者之用心何往而有怨哉小人反此蓋遠怨者德之符多怨者讎之招

故君子謹焉。昔宋呂祖謙性太褊急。適讀論語至此。大自感悟。後來一向寬厚和易也。可謂善讀者矣。

徵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孔安國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是補一責字。亦古來相傳之說也。仁齋曰：自治厚而責人薄。是其意以為無責字。故易以治。然亦豈有治哉。亦不知古文辭之失已。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古孔安國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何。是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古義朱氏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詞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慮事欲審。操心欲危。苟不如此。則其非妄。則必不智也。

徵如之何。如之何。問辭。是孔子之貴問也。大氏古書之字。無意義。如之何。如何。一也。朱子曰：熟思而審處之辭。豈亦泥之字邪。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古鄭玄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

新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古義小慧。私智也。難矣哉。言其難以入德也。此言燕朋之害也。羣居終日。則徒曠時日。本無肆業之

務言不及義則游談無根好行小慧則機心日熟放辟邪侈無所不至乃衆惡之所由而生可不戒乎

徵方其群居也雖終日言其言不及先王之義觀其行事則好行小慧自以為此足以收人心是似仁而非仁然亦以此而頗有聞望故自以為足不復學道故曰難矣哉是必指當時卿大夫言之慧惠音同故誤爾舊註可謂盡小人之情態然是不足言矣聖人豈有是言哉且慧豈可以行言乎按韓非說林惠子作慧子文選安陸王碑振平慧以字小人又慧露霑吳仁風扇越可以見已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古鄭玄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文

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

此此四句只是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

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古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然發強剛毅之

氣多而寬裕溫柔之意少故行之必以節文出之

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而後為君子也論曰聖

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曰義以為質者

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萬事之所以得其理而

人道之別於禽獸也夫佛老之徒所以障蔽之事

所以上又曰義之與此若夫佛老之徒所以障蔽之事

自注其本意
見公亦身其意
發于若辭于類

出類居亦自注

徵君子義以為質。君子指卿大夫而以朝聘之事言之。蓋朝聘之事。當時卿大夫重務也。仁者君道也。義者臣道也。故語政則言仁。朝聘奉君命以行。臣之事也。故曰義以為質。質。體質也。鄭玄曰。謂操行失之矣。君子朝聘之事。皆以義為其體質。而朝聘有禮。故禮以行之。言辭不可以不遜順。故孫以出之。鄭玄曰。孫。以出之。謂言語得之矣。如出辭氣。凡曰出。皆言語也。朝聘之事。貴信。故信以成之。能行此四者。雖無君子之德。亦可以為君子。故曰君子哉。此與稱子賤。蘧伯玉。語勢自殊。行之出之。成

出辭氣 泰伯篇

君子哉 稱子賤 見公冶長篇 蘧伯玉見本篇

之三之字。明有所指。而後儒以為行義出義成義。可謂不識文辭已。朱子又以孫為退孫。信為誠實。皆非矣。仁齋曰。聖門以仁義並稱。而仁為大焉。而此曰義以為質者。何也。蓋義者聖人之大用。萬事之所以得其理。而人道之別於禽獸也。有時而重於仁。故曰義以為上。又曰。義之與比。殊不知仁義並稱。昉自孟子。而孔門至子思。禮義並稱矣。夫禮義皆先王之道也。後儒不知義為先王之古義。自取諸其臆為義。謬矣哉。且所謂義為聖人之大用者。果何所本自。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古包氏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己

新無

古義此聖門之家法學者之所當務也

徵君子病無能焉能謂才能也包咸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是嫌才能之為小故為是解後儒多以為鮮能之能亦皆有是意殊不知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皆能也大禹謨曰天下莫與汝爭能豈小哉周官曰推賢讓能又曰舉能其官是官人以能古之道也學以成德各有其能所以仕而

賜之達云云雍也篇

行其義也道學先生之徒其意多貴德而賤能欲人人為聖人豈有是理其究至於以有體無用見謂者宜哉夫人各有其性故雖以一技一藝聞於世亦孔子之所取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古疾猶病也

新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古義張氏栻曰此勉人及時進脩也有是實則有名也疾其無實也

徵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沒世終身也荀子曰末世

荀子曰勸學篇

見壽月

集賢卷之十五

二十

孔子又曰子罕篇

窮年末世即沒世也。孔子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主後生以言之。然大器晚成。人之資質亦多品。又有少壯放逸至中年悔悟者。故孔子亦有此言耳。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古君子責己

新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古義**此亦孔子之家法。中庸云射有親。反其仁治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

滄浪之歌孟子離婁篇

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古之君子其自修如此。故德日修而家邦無怨。○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徵**君子求諸己。所以能成其德也。如孔子聞滄浪之歌。則曰自取之也。可以見已。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古包氏曰矜矜莊也。孔安國曰黨助。非尚同心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新莊以持己曰矜。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和以處衆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古義**莊以持己曰矜。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持非立異。以爲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豈能不爭。惟知有勢利而已。豈能不黨。而已。曰矜。

徵矜而不爭。群而不黨。朱子曰：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群。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可謂善解己仁齋。乃曰：君子道德自持。非立異以為高。故矜而不爭。物我一視。非苟同以徇俗。故群而不黨。吁！道德自持。物我一視。道學先生哉。大氏君子者。在上之名。士大夫通稱。方孔子時。豈有是意哉。是其欲刪朱註。別成一家者。豈非立異以為高哉。悲哉。蓋君子守禮。禮貴讓。故矜而不爭。君子居仁。仁者長人之德。故群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論語集注

古包氏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王肅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新無注

古義：以言舉人則恐得小人，以人廢言則恐遺善言。不以言舉人，智也；不以人廢言，仁也。

徵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雖有德者必有言。然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之恥其言而過其行，亦以此。舜之好問而好察通言，亦以此。聖人之言，何其如合符契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有德必有言，耻其言共見憲問篇。

舜好問中庸。

新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

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

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古義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要告之

夫人之惡易見而人之憂難察處已則寬而待人

必刻此人之通患也故以恕為心則不深咎人而

能宥過救難其效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可以終

身行之子貢嘗聞一貫之旨而未知其方故問有

乎猶曾子答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意

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何則孔子

何必解恕字乎恕在孔子時豈待解乎仁齋乃曰

夫子既以恕答子貢而又以行恕之要告之豈有

是哉孔子告子貢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告仲弓顏淵篇

又告仲弓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此正同皆恕也孔子或以彼或以此豈拘哉仁齋之意以後二句未盡恕之義故以為行恕之要豈非泥乎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古包氏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馬融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

其實夫子無是也然而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

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

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

無所毀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

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

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

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

見禮記

卷之十五

二十三

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直道而
 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古義言吾之於人初無愛憎何所毀譽但所稱譽
 者乃有所試而然不虛譽而已斯民者今此之人
 也言三代之盛直道行于天下而美刺褒貶無所
 諱避者亦斯民而已是吾之所以於當世之人不
 輕絕之也此言古今之人不甚相遠也蓋道無古
 今之異故亦無古今之別今斯民即三代之時
 所以直道而行之民其性初無以異也而不識道
 者必以不善視當世之人其至於經天而則必欲
 盡變一世之人而徑為三代之士豈有斯理乎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
 民從之湯武不易其民而天下自治亦
 何深嫉之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徵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人謂鄉人故下曰斯民
 也言鄉黨之間孔子無所毀譽待民之道為爾如

吾不試子罕篇

吾不試子罕篇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用也如吾不試試而為
 士之試言至於豪傑之士終當舉用者則孔子迺
 有所譽所以鼓舞人才而獎成之也教之道也凡
 教人之道在獎借其善使其驩忻踴躍奮進弗已
 後儒不知之以訶責為尚謬矣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釋誰毀誰譽意道謂禮樂也蓋三
 代之於民直其道而行禮樂莫所低昂君子之德
 風豈假毀譽也夫化民之道在習以成俗而欲以
 區區毀譽維持之難矣乎此孔子之於鄉人所以
 無所毀譽也後世君子不識此義喜以清議扇動

君子之德風顏淵篇

君子之德風顏淵篇

見壽問

見壽問

見壽問

民俗如後漢黨錮諸賢其弊有不可勝道者矣。朱子曰：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是其意以謂道者當然之理。直其道而行故是非皆當。殊不知毀譽過當。人之情也。觀於詩書可見。已且毀譽者所以勸戒也。豈必銖量錙稱以求其當哉。皆不識試字道字民字可笑之甚。又如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以臣道言之。故與此章化民之道自殊。仁齋先生以美刺褒貶無所諱避。解直道則與誰毀誰譽相反。皆不知而為之解者已。

柳下惠直道微子篇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古包氏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包氏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新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古義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陳氏櫟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可見。

徵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是之下也。上有闕文故註闕文二字。遂入正文。後人不察。為之解者皆鑿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古 孔安國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新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古義 巧其言者必依附名理假託仁義故其言倍是而實足以亂德也大人量人能忍小事故能成大謀也若於小事不能忍則輕動遽發必亂大謀故君子崇正而醜巧尚成而惡敗亦唯道之所在

徵 巧言亂德亂德言也巧言似德言故曰亂朱註

聽之使人喪其所守不識古文辭且德也者不可亂者也喪其所守豈可以為德哉小不忍則亂大謀聖人之不貴不忍也自孟子爭仁內外而不忍之心為儒者大訓非孔氏之舊學者察諸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古 王肅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新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古義 衆之好惡雖公然不能無雷同之說而是非之實非衆人之所能識其事善而或以惡目之其事惡而或以善稱之特行之士衆人必忌鄉原之

徵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仁也衆惡之必

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知也聖人之言不執一而廢百。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古 王肅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

民之所好二句
大學文

新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古義弘大之也。此聖人專責成於人也。蓋道雖大而無為人雖小。而有知苟力學修德。則各隨其才。為聖為賢。而有文章德業。足以被覆於天下也。蓋有堯舜之聖。則有唐虞之盛。有湯武之君。則有殷周之治。上自孔孟。下至群賢。各從其人。而文章德業。從而廣狹。皆人之所弘。而非道之所弘。此孔門之學。所以貴也。

徵人能弘道。道者先王之道也。道不虛行。必存乎人。孔子所以云爾者。不容徒守道則已。必當盛大之。故曰非道弘人。朱註以道體言。以性言。及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皆混道德一之。非古義矣。王肅曰。

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可謂善得古意。言所傳者同為先王之道。而子思不及孔子。孟子不及子思。是道之汚隆。人之所為也。非傳道者皆能極盛大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古無

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古義一心可以入堯舜之道。一心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在能改過與否焉耳。夫人不能無過。能改為貴。過而不改。是謂過焉。故聖人之教。不貴無過。而貴能改焉。

說無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古無

新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古義此聖人言學問之益以示人也蓋思而得之不如學而得之之速且安焉凡物必有成法就此損益則其長短高下皆可一舉而定何謂成法聖賢之所行是也若棄成法徒爾思惟則雖殫力焦思勞而無成故曰好知而不好學則其蔽也蕩

徵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堯舜至文武歷數千載衆聖所積知巧為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

日之力而豈能得之哉故孔子云爾後儒不知之

謂特垂語以教人爾非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古鄭玄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新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為憂樂哉

古義謀道不謀食君子之務如此憂道不憂貧君子之本心亦如此蓋雖君子無食則不生貧則不立然而其所以不謀不憂而自立於世者以德不孤必有隣故也故曰祿在其中矣然則何謀之有亦何不憂之有

徵 謀道不謀食。謀者謂營求之也。人多不知謀字。故詳之爾。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古 包氏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包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王肅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新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於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愚謂學至於仁

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非盡善之道也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古義 言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唐孔氏曰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莊嚴也涖臨也包氏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動之難也此專言為君之道責成於上也知為君之難也

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所謂仁守之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所謂仁守之也聖人之大者則為君之道得焉然守身無度則民慢而令不行故不莊以涖之民不敬也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動之不以禮則亦未善也蓋雖知仁莊禮之不可廢一然知仁其本也歟

徵 知及之仁齋曰言雖知為君之難而非德以守之則必失其位仁守之仁齋引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之曰仁勝朱註萬萬朱子以為君子自脩

大寶曰位易繫辭

之事則下二節不可得而通矣。但知及之者謂其知可以為人上也。及者難辭。凡人之知有及焉。有不及焉。雖有知慧所見狹小。不可以為人上。其知之大可以為人上。是謂之知及之。何翅知為君之難已哉。仁者仁政也。非仁政不足以守其位。而仁齋以德言之亦失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咸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盡矣。動之以禮。朱註。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得之矣。蓋禮者先王治天下之道莫善焉。非此不能化成天下矣。朱子曰。禮謂義理之節文。非矣。仁齋曰。

禮以辨上下定民志亦昧乎動字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古王肅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

新此言觀人之道法知我知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受於大知也

古義朱氏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此言君子之所得與小人不同也君子於小事雖未必見其

能然用之於大事則綽綽其有餘裕矣非若小人於小事雖或有可取者然委之以大事則褊狹小不能受容也

徵朱子曰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得之凡曰可

君子可逝雍也

不可者皆以我言之。今知與受對一彼一我似不穩矣。然有之。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逝彼之逝也。陷我陷之也。故逝者使逝也。大受者使大受也。祇訓知為觀。朱子失之。故此章非觀人之法矣。蓋用人之法也。大受者大任之也。小知者小用之也。君子務大者以成其德。其材足以大任。而不可小用之。小人無大者於內。然亦不無小長。故其材雖不足大任。而可小用之焉。我任之而曰受。彼之材能受之也。故受以彼言之。我用彼材而曰知。小人之難任也。非我知之則不可。故知以我言之。王肅

以君子之道。小人之道。解之。老氏之遺也。且豈有所謂小人之道哉。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古馬融曰水火與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馬融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新**民之於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古義**蹈踐也。蹈水火而死者。家語所謂忠信可以蹈水火。魯仲連所謂吾有蹈東海而死者。是也。蹈仁而死。所謂比干及程嬰杵臼之徒。可以當之。言水火人所謂畏者。然人

或有蹈而死者矣。而至於仁則人之所以為人道不可須臾離焉。然人畏而莫之敢近亦甚於水火蓋怪而歎之也。此聖人常能為其所難為者而於仁反畏憚怯縮不敢為而歎之也。蓋一且感激而殺身者易至於從容自得所以身以成仁則非至誠惻怛發於中心者則不能所以曰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徵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仁齋用之。然詳語意不若是焉。馬融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得之蓋言民之於仁政也甚於水火。何故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宜哉。是孔子之意。己仁而曰蹈。由蹈水火而來也。朱子以為學

殺身成仁本篇

者事非也。豈無殺身而成仁乎。民者對君辭。故仁謂仁政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古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

新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古義此言仁之不可不力行也。師者道之所在。固每事不可不讓焉。然於仁則不然者。蓋仁人道之本。而本而師者所受命也。苟如此則盡人道之本而能受其命者也。其不讓之者。適所以深讓之也。

徵當仁不讓於師。朱註引仁以為己任。得之矣。仁道廣大宜若可讓。然故曰不讓於師。而其所以不

讓之故者。孔安國得之曰。行仁急。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非矣。果爾。何唯於仁乎。救民安民之事。不可得而緩之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古孔安國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新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古義孔氏曰。真正諒信也。馮氏掎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哉。

徵貞而不諒。孔安國曰。真正諒信也。朱註。真正而固也。皆非矣。蓋貞者。謂存於內者之不變也。如貞

易文言

象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女之貞。可以見己諒者。謂求信於人也。如亮察亮鑒。皆求信意。夫君子之為信也。存於內者。不變也。非求見信於人而為之。故曰貞而不諒。如易貞者。事之幹。貞固幹事。利貞者。性情。及貞悔。皆謂不變也。唯象傳以正解貞。音近故也。其所謂正者。非它書正字之義。後儒以正解貞。不知易者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古孔安國曰。先盡力。然後食祿。

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古義 朱氏曰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張氏栻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劉氏摯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事之心每在賞後

徵事君 敬其事而後其食。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古之禮也。焦氏筆乘載蜀石經。後其食。作後食其祿。

子曰有教無類

古 馬融曰言人所
在見教無有種類
新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五下以玉矣
負玉少指以來
未斷曰神意也

見

古義 類者謂世類之美惡若春秋傳所謂世濟其美世濟其惡是也此言天下唯有教之可貴而無類之可言教法之功甚大而世類之美惡在所不論蓋人性本善雖其類之不美者然有學以充焉則皆可以化而入于善矣此孔子之所以為萬世開學問也至矣大哉

徵 有教無類。古者不世官。刑人不孥。為是故類馬融解以種類得之。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古無

新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古義 道猶言術業人各有術業苟非己道而相為謀焉則非惟犯人之職必敗其事故聖人戒之

徵 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謂道術也。道不同者如射

與御及笙笛與琴瑟是也。非吾所素習則不精其事。故不相為謀恐壞其事也。朱註如善惡邪正之類是不必然。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 孔安國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

新 詞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古義 辭以意明理盡為本所謂達也若專用工於言詞之間則意理皆病何用辭為○陳氏曰達之一字修辭之法也蘇軾與人

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徵 辭達而已矣聘禮記曰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按凡言之成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文謂之辭。而此謂辭命也。春秋時為辭命者率虛誇成俗。競以文飾相高。兩國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後世不審字義。誤以為言語之道皆然。以達為達意。非也。夫言語之道不一。或簡或繁。或婉或直。何必取通快明暢為善哉。故左傳載孔子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聖人之道曰文。文者物相雜之名。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古之能言者。文之以其象於道也。以其所包者廣也。君子何用明暢備悉為也。故孔子嘗曰。默而識之。為道之不可以言語

解故也。孟子而下。此道泯焉。務欲以言語盡乎道也。以聒爭於不知者之前焉。夫人不可以言喻也。况可以言服其心乎。故其言之明暢備悉。適足以為一偏之說耳。故性善性惡。聚訟萬古。程朱性理。不過為堅白之辨。悲哉。此未必不因誤解此章也。學者察諸。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生足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古孔安國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孔安國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馬融曰相導也

新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而已尹氏曰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古義師樂師瞽者冕名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朱氏曰聖門學者於聖人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愚謂學者之於言動又要如此否則非學也相導也古者瞽必有相凡於瞽者皆不可不導焉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至誠無妄無往而非仁前再記夫子待瞽者之禮皆出於至誠懇惻之意而非勉強而然蓋瞽者人之所易欺於是盡其誠則無往而非誠也於乎聖人之心于今猶見也大哉矣

徵相師之道也馬融曰相導也此字詰耳其實師

